

凡塵曉遇
專欄

老街河水順暢地流

□李曉

今年7月的一個傍晚，萬州五橋老街的向大哥站在河邊，他抬頭看天，天空蠕動着厚重的積雨雲，雲層里突然閃爍出亮光，像一條銀絲帶的大河在流淌。

看到這厚厚雲層，七十出頭的向大哥，心裡又懸上了一個沉沉鉛球。向大哥的心與老街人一樣，每到夏天汛期，晚上睡覺總是不踏實，臨街的五橋河，平時河水如乳汁一樣哺育着老街人，一旦洪水來襲，翻滾上漲的滔滔河水如一頭發飆的食人怪獸。在老街生活了八十多年的王大爷，有嚴重的骨質疏鬆，時常感覺腿腳無力，走路蹣跚。王大爷的床前，放有一根竹制拐杖，被大爷摩挲得油光發亮。去年夏天，我上王大爷家做汛期安全檢查，大爷說，下大雨時，他處於半睡半醒狀態，只要社區的人在廣播里喊防洪水，大爷就迅速拿起拐杖往外跌跌撞撞跑。大爷的話，頓時讓我心疼了。

去年7月的那場洪水，真的說來就來了。那天凌晨4時，雨水滂沱，向大哥打着手電去河邊查看水情，渾黃河水翻滾着上漲。向大哥的心揪着。凌晨5時，眼看河水就要臨街了，向大哥沖過雨幕，他沿着老街人家快跑，雙手握拳，猛砸房門，大聲喊：“洪水來了，快跑，快跑啊！”昨天晚上，社區就挨家挨戶上門出了防洪水通知，大部分人撤走了，但還是有不少僥倖心理的居民，不願意離開老街的家，守着那煙熏火燎的房子。向大哥的拳頭與呼喊真有效，通過他與社區幹部、武警官兵與各方人士共同努力，老街在這場洪水中沒有出現一個人傷亡。在隨後老街的清淤工作中，奮戰在一线的向大哥聲音嘶啞，起了血泡的雙手半个月才痊愈。

去年夏天的那場洪水，咆哮着沖上了五橋河上老橋的橋帽。洪水過後，老橋的身子依然穩穩立住，向大哥與幾個居民默默彎腰，向這座老街人心中如老祖宗一樣的老橋鞠躬感謝：老橋啊，您又挺過了這一劫，風雨過後安然无恙。這座百年石拱橋，橋身有三扇孔眼，中間最大，橋兩旁的兩扇孔眼宛如幽幽眼睛，在凝視着橋下潺潺河水，凝視着老街一代一代人的來往。

去年秋天，讓老街人心中千呼萬喚的五橋河防洪水安全防護工程落地實施了，這項工程，就是在老街河流上游，沿着山体開掘出一個1100米長的分洪隧洞，通過汛期洪水期間的水位調節，把安全水位線上的洪水引入隧洞分流，讓導入的洪水流入下游長江。

今年7月的這場洪水，讓剛剛竣工的五橋河安全防護工程得到了首次檢驗，也讓向大哥和老街人一直懸着的心落了地。那天清晨，河水流速達到每秒213立方米，按照防汛規定，一旦每秒突破128立方米，老街上游的安全防護工程的分洪隧洞入口處的控制堰、溢流堰就把超限洪水引流至側堰流入分洪隧洞，從而成為一條安全泄洪、行洪的綠色通道。

洪水安全過境後的這天早晨，金色霞光披上老街房屋、黃葛樹、石拱老橋，也宛如蜂蜜一樣流淌到老街人的心中。我來到老

街，走進王大爷的家，正在吃糖水荷包蛋的王大爷對我眉開眼笑，他說：“哎呀哎呀，那個分洪隧洞確實厲害，把洪水都管得妥妥的了。”大爷床頭的拐杖，由床頭擺放到牆角了，他說，我們這些老街人啊，現在下這樣大的雨，也可睡上一個安穩覺了。望着大爷長長的白色壽眉，我感覺他也活成了我老祖宗的模樣。真想上前輕輕地擁抱他一下。

來到老街畫像的黃師傅那里，他正在給老街一個何姓居民畫像。黃師傅對我說，昨天晚上那場大雨，分洪隧洞立下了大功劳啊。黃師傅說，他之前已經得到分洪工程竣工的消息，確信汛期的老街可以安寧了，所以晚上沒有回到新城的家中去居住，凌晨2時的暴雨，雨點叭、叭、叭打在窗外黃葛樹葉上，黃師傅驚醒過來，他似乎又有些不放心的，翻身起床，從臨河窗口望出去，看見河水沒怎麼上漲，就泡上一壺茶，一個人喝着茶到了天亮，等來了朝霞披上臨河包漿漫漫的老房。

黃師傅畫像店內的牆上，掛滿了他給老街人的畫像，為老街人畫完像後，有一些他會複製一份留作紀念。某天，我在黃師傅的店里閑聊，他指着牆上畫像一一介紹起來，而其中的一些人已經從老街啟程，駕鶴遠行去了另一個世界。這些年，人人都可以用手機拍照，喜歡畫像的，還能通過電腦完成，黃師傅店里的生意便日漸蕭條，但黃師傅一點也不急。老街的街坊們也在一天天道別，一家一家搬到了新城居住，老街的烟火氣冷落了。依舊守候在老街、尚未搬走的少數人家，只要望一眼黃師傅的店以及那棵如老僧入定的黃葛樹，心裡就會漫過一股安慰的暖流。

我來到老街一條叫香爐巷的巷子，遇見正在巡街的傅哥。每天到老街老巷走一走看一看，上居民家噓寒問暖，成為傅哥到社區工作以來設定的鐘擺。作為全國人大代表的傅哥，剛從外地學習歸來，趕回時正好遇上這場暴雨，他對分洪隧洞工程很放心，但晚上還是在社區值班。

老街河流上的這個隧洞分洪工程，傅哥付出了心血。這個工程需要遷移12座居民家的祖墳，傅哥一家一家地做宣傳工作，真可謂苦口婆心，居民們疑慮搖擺的心終於被傅哥感化了、消融了。其中有4座祖墳，傅哥把挖出的遺骸一點一點捧入新買的骨灰盒中，然後用私家車起運到新的墓地安葬。傅哥對新墳鞠躬喃喃：“老輩子們啊，遷移您的墳，都是為了老街安寧，謝謝了！”

我和傅哥來到老街河流岸邊，河水正順暢流動，它流過老街人的心坎，慢慢地，在心上也全積起了一個河床。河床之上，安臥的是時光深處老街人的悠悠歲月。

(作者系重慶市萬州區五橋街道幹部)



能懂的诗

雪地白鷺

□華萬里

白鷺白得像最後的積雪

我在慢慢識破沉默，我在悄悄折射寒光
我在把白鷺仔細打量

像欣賞遠古的一件銀器

一個長期清掃眸子的人，一個
苦難晶瑩的人
顯得更為澄明無滓
我舍去了暗紅的記憶
喧嘩的重量請看看這紋絲不動的潔淨
這生了根的梦境我的骨骼中雪更愛阡陌
我的孤独
以白鷺為伴閃閃地，白鷺讓我
注視神聖的位置和缺口

誰？站得這麼悠久

我深化了這片寂靜的水田
我深化了整個下午
一種帶羽翹的诗想，凝固成
神秘的張望一個雪色的村庄
立在一對修長而細硬的脛上白鷺白得像最後的白夜
白鷺白得像一盞
冰雕的灯

風，還在擦拭

(作者系中國作協會員)

那年，我們還年少

□劉成

排队去等新出爐的肉餅子。碰到同班的老袁排在隊伍前面，結果是老袁付了我們兩人的錢。我啃着香噴噴的餅子，又跟老袁去他家玩了一會兒。我跟老袁就這樣成了好朋友。少時的友誼，開始得很簡單。

我正想問個明白，老袁說，“王矮子”來了，我們快進教室。我看過去，教地理的王老師夾着教案朝教室走去。我們三人風一般地沖進教室。教室里跟鬧市似的正亂成一鍋粥。在我找出本節要用的地理課本時，前排座位上的羅小宇叫我看看黑板。我看見黑板上赫然畫着一個很大的蘋果。老師如果需要板書必須擦掉才行。黑板擦就擱在黑板頂上很顯眼的位置。我一眼就明白是羅小宇的惡作劇。真不明白這其貌不揚的小女生，腦袋里怎麼會有那麼多壞點子。有次她在黑板上畫了一隻雞。剛好那節課的男老師有點“雞胸”。羅小宇在畫的旁邊還加了一句，雞胸真美。那個初出茅廬的小青年被當場氣哭。還有一次她把講台上的點名冊動了手脚。將“李緒華”的名字添成“李猪華”。碰到老眼昏花的历史老師，上課点名直呼“李猪華”。結果滿堂爆笑。“李猪華”這個稱呼也被同學一直叫到畢業。

畢業30年同學會，羅小宇專程從美國趕回來參加。散會後我跟她坐一輛車離開南山。車外，一路晚風夕陽。車內，羅小宇正襟危坐，笑容得体。時間過去了很多年，那些青春年少里的莽撞和辜負，我們都不見得想回顧。

教室里頓時鴉雀無聲，原來王老師已然踏進教室。他信步走上講台，放下教案，正準備去擦黑板上的“鬼畫逃符”，看到高高在上的黑板擦，什麼都明白了。他轉過來咬牙切齒地對着台下一字一句地問：“哪個，干的？”台下是清一色雨露般純真的臉，屏息靜氣，眼睛都不眨一下。“哪個？”王老師又問了一遍，聲調提高的同時，抓起教案啪地往講桌上一摔。講桌上揚起一片白色的灰塵。塵末紛飛里面一雙腦充血似的噴火的眼睛，他掃了台下一眼，抓起教案就沖出了教室。王老師前腳一走，教室里馬上解除警報，同學們不約而同地恢復了自娛自樂的下課狀態。那天教務主任來了又走了，校長來了又走了，最後班主任老田面對一班守口如瓶的學生，無奈地宣布，什麼時候搞清楚是哪個做的，王老師才同意回來上課。

那學期後來的地理課都是安排自習。王老師在新學期開學不久就病逝了。聽說是肝癌，他那年剛過30歲，結婚不到半年。

猶記當時年少春衫薄。而與青春的那場約會，有快樂、有輕狂、也有悔恨……

(作者系重慶市散文學會會員)

葬礼(外一首)

□何秋柳

出殯的清晨
我們早早趕往外婆家
天還未亮，呈現出一種幽藍的寂靜
路旁伫立着幾棵黑柏木
像梵高的星空
唯獨隱去了那顆星我們沿着村庄快步走着
恍惚間傳來外婆家的鼓聲
“你聽見了嗎？那鼓聲。”
天越走越亮，我這才發現
我們一直籠罩在一片薄霧之中“那鼓聲越來越響了。”
我凝神細聽，那聲音
像從我們身體里發出來似的
我驀地辨認出

那是夏日最後的蟬鳴

樹：一則啟事

你要和我一樣，生存
在枯敗的城市
莊嚴地戕害
即使無法成為偉大的綠微小的事物
仍會向你投以注視
地下的骨頭會碾作細雪
覆上你，靜穆如神迹
麻雀會敲擊你的心臟
里面藏有一道永恆的謎題不要追問
生命能給的，只有這些

(作者單位：重慶市豐都縣文旅研究院)



初二上學期，某天午後，我和同學老康坐在操場上的籃球架下晒太阳。少年時代的老康，有一張輪廓很深的帥氣的脸。加上成績名列前茅，是班里眾多女生的暗戀對象。那時班里一直盛傳某位女生暗戀他，他都無動于衷。

很多年以後那女生去了國外留學。一次網聊，我告訴她老康在北京。

“提他干什么？”
“你不是一直暗戀他么？”
“誰說的？”

過了半晌那女同學才回復：“其實當年我真的暗戀過一個人。畢業後我們一直沒有再見面，一直都很想知道他的消息，於是花了很多工夫，才得到他的联系方式……”

生命，總在不经意间彰顯了答案，讓人猝不及防又無法回頭。好在年少時的那些情誼不曾深刻，所以沒有遺憾。只是在知道了答案後，我們會不由自主地去尋找一些證明。那一刻，我才驀然想起，在很多年前，很多天下午放學後，英語聽寫不過關的同學要留下來抄寫背誦單詞，直到過關為止。我的位置靠窗，在夕陽的余暉里，我默念着天書一樣的單詞。這時，那個已經聽寫過關的女同學的笑臉總出現在那扇窗戶前，有時她會糾正我的發音，有時讓我先在她那里聽寫，可以了再去老師那里……她的舉止大方得体，那張熱情洋溢的笑臉背後的殷殷情誼，是13歲那年的我怎麼也無法體會到的！總以為她喜歡的是老康，而我和大家一起，總沒心沒肺地開着他們的玩笑，每次她都緋紅着脸跑開。

上課鈴響過兩遍，我和老康都沒有起身。這時老康興沖沖地跑過來，一臉神秘地說，又有好戲看了。老康是除了老康之外我最好的朋友。那時學校街對面的“牛餅子”很火。有天放學後